

法 国 文 学 大 家 经 典 文 库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茶花女



张润译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张海军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 - 204 - 05403 - 2

I. 法…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综合集 - 法国
IV. I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905 号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张海军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70 字数: 25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 - 204 - 05403 - 2/1·969 文库定价: 281.50 元



《茶花女》

小仲马

法
国
著
名
的
戏
剧
家
、
小
说
家

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法国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他的代表作有小说《茶花女》、戏剧《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欧勃莱夫人的见解》等。由于多年以后大仲马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而且始终拒不承认小仲马的母亲(一位缝衣女士)为妻,这在小仲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痕,并对他成年后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探讨社会道德问题贯穿他文学创作的中心。《茶花女》是他的成名作。小仲马在《茶花女》里,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语言,抒写了一个妓女思想和感情,希望和绝望。小说改编成剧本后,于一八五二年演出时获得巨大成功。后来此剧又被改编成歌剧,至今仍时时在世界各地上演。



World's Great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

界

经

典

文

学

名

著

大

系

全译本

world famous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
经典
文学
名著
大系

只有真正深入地对人做过研究的人才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人物塑造者，这同你如果想熟练地掌握一门语言，就必须下一番功夫仔细学习是一个道理，对这一见解我始终坚信。

我的作品属平铺直叙那种，这是因为以我这样的年纪，很难拥有一支生花的妙笔。

但是，对于我所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烦请大家务必相信，因为这之中的几乎所有人，至今都还尚存于世，尽管女主角已经不幸先逝。

此外，在巴黎的一些人也可以对这其中一些材料的真实性作一个见证，当然这是在诸位如果还觉得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的做法。能够将这个故事照实写下来的人也只有我一个，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机缘的巧合，使得我亲眼目睹了那一切，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一部完整的并且意味十足的故事来。

下面的叙述也许会让大家知道我是如何知晓这一切的。

在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的那天，我看见一张黄颜色的巨幅广告出现在拉菲路口，广告的内容是要对一些家具和贵重古董进行公开拍卖。这些被拍卖物品的主人已经过世。在广告上我没有找到死者的姓名，只是知道十六日从正午到下午五时是拍卖的时间及昂坦街九号是拍卖的地点。广告上还另外标明，在十三、十四日两天中，这套公寓和家具会向大家公开展示。

对于我这个一向对古董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算不买，也可以让自己一饱眼福。

翌日，我来到拍卖地点。那时，公寓里已经开始有参观者出现，尽管时间尚早。他们中也有一些女士，眼前的这些奢侈华丽的摆设令她们不时地露出惊异、甚至是赞赏的表情，尽管她们身着丝绒外套，披开司米围巾，而且精美的四轮马车还在门口为她们守候着。

很快，对于这种惊异与赞赏的原因我便知晓了。其实这并不难

发现，我所置身的这所公寓的主人是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而这种女人的闺房正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充满好奇的所在，此时却又偏偏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士。这些靠人供养为生的女人平时和贵妇人一样，拥有豪华的马车，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订包厢。她们会肆无忌惮地将泥浆溅到贵妇的马车上，她们的包厢就在贵妇的隔壁。巴黎则更是她们不知廉耻的所在，在那里，她们尽情地炫耀自己的美色及富有，过着一种悠闲放荡的生活。

我所置身的这所公寓的女主人已经去世，这也正是那些最贞洁的女人也肯来这里的原因，甚至她们可以踏足这间公寓的卧室，这里曾经充满的齷齪空气仿佛因死神的降临而得到净化了。其实，她们完全可以说来这儿只是为了参加拍卖会，参观一下广告中提到的物品，提前挑选一下，至于这公寓的主人是谁，她们并不知晓。于是踏足这里便成了一件平淡无奇的事了。然而这些贵妇在欣赏屋内摆设的同时，仿佛对屋主人的以往生活更感兴趣，当然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有关这个交际花的奇闻轶事她们都早有耳闻了。

然而她们并没有那么幸运，这个女神的去世仿佛将屋内的所有秘密也一同带走，在这间公寓内你很难找到任何可以显示屋主人生前操皮肉生涯的东西。

况且，在这里值得花钱的东西也并不少。出产于布尔的玫瑰木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瓷器，萨克森的小型塑像、丝绸、绒布以及镶着花边的绣品，在这里都是随处可以见到，这里的摆设奢华至极。

我追随着那几个早到的贵妇的足迹穿过公寓进入到另一个房间，这里的墙上都蒙着波斯墙布，我本打算要进去看个究竟，然而这时却看到了那几个贵妇退了出来，而且还边走边笑，似乎对于刚才见到的东西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她们的举动将我那本已很强烈的猎奇欲望刺激得更加强烈。这是一间梳妆室，但从其奢华的摆设中便对死者生前的挥霍无度可见一斑了。

一张大桌子在靠墙的地方站立着，它的宽起码有三尺，长起码有六尺，上面还点缀着闪亮发光的奥科克和奥迪奥宝石。这里的收藏真可谓是奇珍异宝。对于从前曾经生活在这间内宅的女主人来说，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她在梳妆打扮时的必需品，这些物品多

数是由金银制成。但是从中也不难发现这些物品明显是积累得来的，而并非是由哪一个情夫单独提供的。

这间由人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的每个角落此刻已被我尽收眼底，但心中并没有产生任何的不快，并且这里的每样东西，我都会兴趣盎然地进行一番仔细地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有一个独特之处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在这些精致的物品上总会有一些不相同的姓名缩写以及官衔。

我的眼睛定格在这些文字上面，而心中却在暗自思忖，这些文字都是这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次买卖的记录。然而，毕竟上帝对这个姑娘还算宽容，因为他并没让她像其他交际花那样，在人老珠黄以后悲惨地死去，而是让她在年纪尚轻、容貌依然艳丽如花的时刻死于奢华的环境之中，其实对于这一类的女人来说，失去年轻与美貌便等同于死亡。

我想一个人最悲惨的境遇莫过于晚年的堕落生活，尤其是对这一类女人来说。一个没有半点尊严的晚年，是不会有人去关心的。然而，这样的悲惨境况并没有使她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悔恨，她们所痛心疾首的问题只是不该挥霍无度和对一些事情掉以轻心，但不管怎样，人们所能够知晓的悲惨遭遇中一定有这一情况出现。以前我曾经结识过一个红极一时的女人，她有一个女儿，这也是她过去的生活中所留下的惟一财产，这个女孩的容貌与她的母亲不相上下，至少那时人们是这样评价的。这个女子名叫路易丝，她可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她的母亲从未对她说过：“你是我的女儿”，然而这个母亲却理所当然地像所有养育过自己的孩子的母亲一样成为她的供养对象。而她自己母亲的愿望并没有做出半点违背的行为，只是漠然地、也是必然地成为一个由人供养的人，她似乎对别人为自己挑选的行业并无半点反抗之心。

纸醉金迷的日子的延续以及其过早的到来，使得这位可怜的女子始终为病魔纠缠，然而让这种日子持续下去却又是她的惟一选择，所有的这一切已使得她对善与恶的概念模糊到了极点，不过反正也没人去关心她是否有这种判断力。

其实这位女子从未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因为差不多在每天的同一时刻我都会在大街上见到她。她经常由母亲陪伴，几乎每天如

此，这一切看上去仿佛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在与自己心爱的女儿同行。我那个时候年纪还轻，所以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轻浮风气对我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脸上那一副天真无邪却忧伤而痛苦的神情在任何一个处女的脸上无论如何都是找不到的。

甚至我可以说这种面孔简直就是屈从女郎的面孔。

然而直到有一天，这种表情突然从这位女子的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开朗愉快的神情。似乎她的母亲给她安排的幸福生活已经开始。其实天主为何要把她塑造成一个如此不堪一击的软弱女子，让她在残酷的生活压力下没有一丝的快慰呢？这一天到了，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身上尚存的纯洁灵魂使得她对这个发现喜不自胜。每个人都会在心灵深处为自己设置一个避难所。路易丝也不例外，她的母亲便是这件事的避难所。诸位读者，此时我们并非在这里虚构一些有关风化的轶闻，这确实是一件真正存在过的事。假如这个女子所受到的苦难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时时挂在嘴上，那么最好就闭口不提。这些女人受尽世人的唾弃与欺侮，没有人肯仔细地聆听她们的倾诉或是给她们一丁点儿公正的评价。一件对我们来说羞于出口的事在她母亲那里只得到了这样的答案，手头可供支出的钱对两个人来说已经不算太多，更何况对三个人，况且怀孕的时间会白白浪费掉，因为这样的孩子不会有用处。

翌日，一个算得上是这位女子母亲朋友的接生婆来到了路易丝的住处，经过数日的卧床休养，路易丝并没有任何康复的迹象，反而比以前更加憔悴，更加苍白。

过了三个月，她的处境引起了一个男子对她的同情，他想方设法使她复原，然而这次的结果比上一次还要糟。由于流产的缘故，路易丝最后与世长辞。

留在世上的母亲会怎样呢？也许只有上天知道！

那些银制匣子在我眼前停留的片刻，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个故事。可能我所谓的片刻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整个屋子中除了我和一个看门人已别无他人，而他也只是为了监视我是否有偷盗行为才留下来的。

我朝这个老实人走了过去，他一脸惶惶然的表情。

“先生，”我开口与他说话，“您能让我知道这个屋子的主人的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这个名字我以前听说过，甚至有一次我还见过她。

“天啊！”我向看门人说，“去世的人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没错，先生。”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概三个星期之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她的住所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前来参观呢？”

“这是那些债权人的意思，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得织物和家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印象，在拍卖会上就可以促进购买，抬高拍卖价钱。”

“照此说来，她向别人借了钱？”

“噢！先生，这笔债还不少呢。”

“可是，这次拍卖可以清偿她的债务了吧？”

“哪里，要还的钱多得很。”

“可多出来的钱又该归谁所有呢？”

“她的亲人。”

“依您的话，她是有家的？”

“也许是吧。”

“先生，谢谢您。”

我的意图已经使得这个看门人放松了对我的警惕，他向我行了个礼，于是我便走了出去。

“令人同情的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到，“她死时的境遇一定很糟，在她所处的那个圈子中，身体状况不佳的人是不会有朋友的。”一股对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怜悯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的这种想法在许多人眼里简直就是可笑之至，然而对于风尘女子我向来就是以宽容的态度去面对，当然这种宽容我想没有必要去向任何人加以任何解释。

记得有一天，警察局通知我去领护照，路上我遇见一个妓女，

她被两个宪兵押解着。这个女子究竟有什么过错我并不知晓，然而我所清楚看到的就是，她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怀中还抱着一个看上去也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她知道自己如果被逮捕，就要从此与自己的孩子各分两地，这一天的偶遇，使得我再也不会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女子就产生鄙视的态度了。

二

拍卖会的日期定在十六日。

为了给挂毯工人留下拆帷幔、窗帘等室里装饰品的时间，拍卖会举行的时间与参观的日期之间有一天的空闲。

我那时刚刚结束旅行生活。首都总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在这里你总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一些重要的新闻，我也不例外，然而有关玛格丽特的去世我却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半点消息，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像玛格丽特这样风姿绰约的女子总是人们街谈巷议的对象，然而生前越是这样，死后反而越是会很快被遗忘。这类女子的生存仿佛是宇宙中的某些没有光亮的星球，它们的升起与降落都是不为人知的。假使在年轻时刻就已早逝，这个消息就会被她的所有情人在同一时间知晓。因为在巴黎，名妓身边的所有情人之间几乎都会有一种极其融洽的感觉。他们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把她以往的事当成谈资，然而彼此的生活并不会有半点改变，依然如故，甚至于为此事连眼泪都不会掉一滴。

人一旦过了二十五岁这个年龄，仿佛眼泪就不再轻易属于他们，当然更不会去为一个女人落泪。在这个时候，也许只有为自己的成长付出过心血的父母才会唤起他们为其抛洒泪水的欲望。

对于我来说，在这里尽管每一只梳妆匣上都不见有我的名字的首位字母，然而可能是由于本能的缘故，天性中的宽容与同情之心使得自己无法在片刻间忘记她的去世，这种感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比怀念的情绪更加强烈。

我依旧记得玛格丽特出现在香榭丽舍大街时的情形，她的马车是一辆蓝色四轮轿式的小型马车，由两匹枣红马驾辕，每天几乎在

同一时间，她都会在这里出现。在她的身上我可以看到一种宛若贵妇的气质，这在她那种女人中是很难找到的，她的容貌本身就已属国色天香，而这种高贵的气质使得她更加锦上添花。

在这个年代，这样的女子只要出门，身边通常会有人紧随其左右。

这是因为这些女子的情人并不想堂而皇之地向每个人展示自己同该女子有染，而这些女子又天生忍受不了寂寞，于是女伴便成了她们出门时的必带之物。然而这些女伴可远没有她们所陪伴的对象那样光彩照人，她们多数并不拥有马车，并且经常属人老珠黄的那种女人，尽管她们在打扮上着实地下了一番功夫，然而浓妆依然无法掩饰岁月在她们脸上留下的痕迹。她们这些人经常会成为那些对她们所陪伴女子的私生活感兴趣的人的最佳询问对象，只要你知道尽管去找她们问好了，不必有任何顾忌。

这之中玛格丽特算得上是一个特例。在香榭丽舍大街口经常可以看到她孤身一人，坐在马车里，肩上披着一条适合冬季的开司米大围巾，到了夏天她会换上一件轻雅别致的连衣裙，目的就是不被人注意；其实在这条大街上，她每天都可以看见许多并不陌生的人，然而她的表情充其量也只是对他们报以淡淡一笑。这种笑容让人感觉到它犹如是出自一位公爵夫人，这种笑容也只有这些人才可以看到。

她的同行们经常会在圆形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之间走来走去，然而玛格丽特却从不如此。布洛涅园林是她每天纵马飞驰的目的地。到了那里，她会在那里散步，过一个小时左右，她会重新回到四轮马车里，然后随车返回。

所有以往我所见到的这些情景，此刻一一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对于这位姑娘的不幸早逝，我深感痛惜，这正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不幸被毁坏，人们会感到惋惜一样。

然而，玛格丽特也许是这个世上仅有的美女了。

身材高挑的她尽管看上去有些过于清瘦，但是如果是一个有天分的人，对于这种上天造物时的疏忽完全可以通过衣服的搭配予以掩饰。长长的开司米围巾一直拖到脚底，连衣裙那用丝绸缝制的宽宽的白荷边与其相互映衬。她的双手上套着厚厚的手笼，在胸前紧

紧地贴着手笼的四周有许多做工精巧的皱褶。这一切是那樣的完美无缺，就算你是一个再挑剔的人，恐怕也难以从中找出一条可供批评的褶线。

她有一头令人心动的秀发，再加上细致地梳理，愈发地妩媚动人，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缪塞的一句话：“似乎她是被自己的母亲有心生成这样，生成一副适于精雕细刻的面庞。”

她那张美若桃花的鹅蛋脸上，有两道弯弯的细眉，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这简直是只有在图画中才可以看到的；每当她垂下眼睑的时候，罩在眼睛上的睫毛便会在粉脸上投下两排阴影；就连她那细秀挺直的鼻子仿佛也充满了灵气。她的鼻翼稍微有些向外张开，这也许是由于过分纵欲的结果；她唇红齿白，一张匀称的小口在微微启开时，人们会看见她那一口晶莹洁白的牙齿；她的皮肤上长有一层可以看得出颜色的绒毛，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没有被人碰过的鲜桃上的绒衣。她那一张倾倒世人的面孔大体上就是如此。

一头乌黑的秀发，在额头上方分成两络，一直盘到脑后，两只烁烁闪光的钻石耳环垂在两络头发的下方，看上去它们每只至少要值四五千法郎。

每天玛格丽特都在过着一种肉欲浓烈的生活，然而她却拥有一副只有处女才会有的神态，有时甚至单纯到让人觉得奇怪的程度。

有一副肖像画一直是玛格丽特的珍藏，这副画是维达尔先生为她所画的，我想除了他，再也不会有人可以将玛格丽特刻画得这般惟妙惟肖了。由于她的逝世，我有幸得以将这幅画保存了几天。这确实是一幅经典之作。人们的记忆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但我从这幅画中却得到了为数不少的有关她的东西。

在这一章中我所讲述的东西，并非我当时都了解，但这样可以避免在下面对该女子的叙述中拖沓冗长地再次讲述，但到时我还是会一一照录的。

玛格丽特是歌剧院的常客，每逢首演，她一定会到。她几乎每天都会剧场或舞厅里消磨自己的夜晚时间。只要一有新戏上演，在剧场的包厢里你就一定会看到她的身影。观剧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是她的必带之物，这三样东西众所周知，因为它们总是被她摆在底层包厢的前方栏杆上。

白色的茶花在一个月里会出现二十五次，而其余的五次则会由红色的茶花登上栏杆；能够注意到这细微变化的人并不是很多，就连我也无法再深入地描写些什么，因为这其中的奥妙我自己也不知道。当然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除了我以外，还有那些经常出入剧院的主顾以及她自己的朋友们。

茶花是她惟一随身携带过的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成了巴尔荣夫人的花店里的老主顾，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一个绰号——茶花女，而这个绰号始终没有被人遗忘。

此外，我还知道有些生性风流容貌英俊的年轻人也曾经与玛格丽特有染，其实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来说并不算是什么奇闻。也正因为如此，她从不对人掩饰，而那些年轻人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向别人讲述，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彼此都感到引以为傲吧。

但是，有一次我从巴涅尔旅行回来却听人说，她曾经与一个外国老公爵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三年。当然这是一位富甲一方的老公爵，他用尽所有办法想将她从以前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玛格丽特自己看上去也并不反对这种摆布。

这件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玛格丽特的身体到一八四一年的春天已经羸弱不堪到改变容貌的程度，所以她遵照医嘱到了巴涅尔的温泉去疗养。

在那里有很多病人，而那位公爵的女儿恰巧就在其中，她的病同玛格丽特的一样，而且她们长得也惊人的相似，甚至有时会被人误认为是姐妹俩。可不幸的是这位公爵小姐的病已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所以在与玛格丽特相处了几天以后，便与世长辞了。

老公爵与其他死了亲人的人一样，想在自己女儿的坟墓所在地多呆上一段时间，所以他便在巴涅尔住了下来。有一天上午，他在一条胡同的转弯处与玛格丽特不期而遇。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女儿的鬼魂出现，于是就向她走去并握住她的手，流着眼泪将她抱在自己的怀中，甚至连问一下她是谁都没有，只是恳求她允许自己以后可以同她见面，允许他可以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去关怀和照顾。

那时玛格丽特身边只有一个侍女，况且名声对她来说并不是那

么重要，所以对公爵的要求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那些在巴涅尔认识玛格丽特的人为此事特地赶来告诉公爵玛格丽特小姐的为人。这些话犹如给了老公爵当头一击，因为自己幻想中的女儿的影像就这样破灭了，但这一消息来得实在是有些迟了。如今这个年轻女子已成为他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他仅有的一点可以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对于玛格丽特的过去，他从未加以半句责备，其实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可他想知道玛格丽特是否愿意结束这样的生活，至于这之中的损失，他会全权负责。玛格丽特同意了他的建议。

玛格丽特是一个生性奔放的人，由于当时病魔缠身，以至于她产生了一种迷信的想法，她认为这是天主对她以往生活的惩罚。所以，她决定悔改和皈依，以期天主可以将美貌和健康留给她。

事情不出所料，由于经常在温泉里洗澡，经常做一些运动以及保持充足的睡眠，到了夏天，她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

玛格丽特在公爵的陪伴下回到了巴黎。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改变，老公爵依旧经常去她的家里看望她。

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于事情的起因和真实的缘由不为人知，所以在巴黎曾经轰动一时。以前公爵曾经以丰厚的家产闻名于世，而这件事发生以后，他的挥金如土之名似乎已经超过了家产丰厚的名声。

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老公爵是一个贪图美色的人，所以才会与这位年轻姑娘关系亲密。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将真情考虑作原因之一。

但是，这位老人对玛格丽特的感情却真如慈父一样的圣洁，在他看来除了从心灵上去关怀这位女子以外，其余任何举动都是乱伦，因此只要那些不能对自己女儿说的话，他就绝不会对玛格丽特轻易地说出来。

在这里我并不想将女主人公就此描写成一个圣洁女子，因为那就脱离了她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只要她一直在巴涅尔住下去的话，公爵对她的要求是不难达到的，并且那时她已经做到了。然而，巴黎这个城市又使放荡生活、舞会、狂欢重新在这个女子的身上萌动。平时只有公爵的到来，寂寞的空气才可以有些许的改变，

这对于一个害怕孤独的女子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寂寞与清静的日子已将她的心啃噬得奇痒难忍。

顺便补充一点，经过这次长时间的休养，玛格丽特比以前更加楚楚动人了。她正值妙龄，尽管病根没有彻底清除，但已有很大好转，所以她的狂热欲望再次掀起她对以往生活的渴望，其实也许正是疾病引起的欲望。

老公爵的朋友时不时地奉劝他，经常与玛格丽特这样的女子来往对自己的名声不利。此外，他们还不断地对玛格丽特进行监视，企图抓住她的把柄。终于，有一天他们向老公爵提出证据，说玛格丽特在他不在的时候，偷偷接客，并且经常持续到翌日。老公爵听了这些话以后，心痛得犹如针刺一般。

玛格丽特并没有向公爵掩饰自己做过的事情，并且在公爵向她质问的时候，她对他说以后请他不要再照顾自己了，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遵守许下的诺言，再说她也不愿再欺骗一个曾给自己恩惠的男人。

这事以后，玛格丽特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见到公爵，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延续到一个星期以后。第八天，公爵便来请求她和自己继续交往下去。他保证，只要玛格丽特可以和他保持以前的关系，那么无论她要做什么，都可悉听尊便。此外，他甚至对她发誓，就算自己因此而命丧黄泉，也绝不关玛格丽特的事。

这件事是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十二月，也就是玛格丽特重返巴黎的第三个月。

三

我在十六日下午一点钟准时来到昂坦街。

拍卖估价人的高声喊叫一直传到供车辆行驶的大门口。

整个公寓被好奇的人充斥着。几乎所有的走红交际花都到场了，而她们也是贵妇们偷偷打量的对象之一。参加拍卖又再一次成了贵妇们来这里的借口；实际上她们是想获得一次与这些女子接近的机会，因为平时她们是没有办法与之相聚的，说不定她们的心里

一直对这些女子的享乐感到艳羨无比呢。

A小姐与德·F公爵夫人不期而遇；A小姐是走红交际花之一。德·T侯爵夫人对那件被D夫人抬价的家具犹豫不定，不知该不该买下来；因为D夫人是众所周知的最风流的荡妇。德·Y公爵，据马德里人说，他在巴黎破了产；而据巴黎人说，他在马德里破了产。实际上，他的最低收入已足够他的挥霍了。此时他站在M太太面前，并与之交谈，而他却并没有放弃对德·N夫人暗送秋波；M太太是红极一时的作家，她以短篇小说闻名，她喜欢把自己讲过的事写成小说，并喜欢在小说的结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德·N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夫人，她喜欢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她的衣服总是蓝色的或是粉红色的，她的马车由两匹黑色骏马驾辕，这是她用了一万法郎从托尼那里买来的，并且当场付了现金。此外还有R小姐，她的财富与地位完全是靠自己的才能获得的，这一点曾令那些对自己的嫁妆引以为豪的贵妇们汗颜，至于那些依靠爱情生活的女子更是望尘莫及。尽管今天的天气十分寒冷，但她还是来到这里，打算买回去一些东西，其实她的看客也不算少。

莅临这里的人的姓名开首字母，如果一一列出来的话，恐怕还会有长长的一串，这样的列举也许会使她自己感到惊讶，惊讶这里竟然云集着这么多的三教九流，但到了那时，我们的读者恐怕早已厌烦得要命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天这里的人个个满脸喜庆，尽管就我所知，这之中有许多是死者生前的熟人。

这里的笑声与拍卖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商人们占据着拍卖桌前的长凳，他们企图使大家安静一些，以便于他们的买卖顺利进行。这样喧闹混乱的拍卖会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到。

心态谦卑的我悄然站到了拍卖场的一个角落里。我心中暗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是在这间混乱无比的拍卖场的隔壁咽气的。眼前她的家具被人拍卖，而其理由竟然是为了清偿她生前所欠下的债款。其实与其说我是一个买主，还不如说我是一个看客。我仔细地审视着每一个拍卖商，每当有人对一件拍卖品喊出出乎他们意料的价钱时，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笑容。

这些曾在这个风尘女子的卖笑生涯中做过投机生意，并曾经赚